

• 日本电视连续剧故事 •

阿信

桥田寿贺子著 兹心编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阿 傅

— 日本电视连续剧故事

(日)桥田寿贺子著 兹心编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6 字数 72,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0

书号：10151·793

定价：0.80元

目 录

关于阿信	1
作者的话	1
少女篇	13
结婚篇	45
流浪篇	72
战后篇	98

关于《阿信》

电视连续剧《阿信》自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开始，由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播映，起初是在每天上午八点多钟的“早晨电视连续剧”专题节目中播放十五分钟。播放后，收看率即达百分之六十多，也就是说，每天在这个时间里，日本全国平均有五、六千万人在收看这个节目。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抱怨因赶车上班或其他事情而错过了目睹为快的机会。电视台因此又分别在午间以及暑假期间各增加了一档播映时间，于是达到了全日本几乎人人看《阿信》，人人知《阿信》，人人谈《阿信》的盛况。据报道，每天在播映《阿信》的十五分钟里，街上行人稀疏，商店门可罗雀，旅游汽车和旅行团出发也尽量避开这个时间，要待看完《阿信》后才开始一天的旅行；更蔚为奇观的是，一些城市自来水公司的自动控制系统每到此时便警笛大作，原因是这时全城的主妇们都放下家务去看电视，用水量陡减，导致控制系统误认为供水系统出了故障而报起警来。近郊有的房地产商竟以房址“离市区办事地点近，上班、

《阿信》两不误”为广告招徕顾客。

《阿信》的播映创造了日本电视剧收看率的历史最高纪录。近七年来，日本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的播映期一般不超过半年，因为再长就会影响收看率，可是《阿信》从八三年四月初播到八四年三月底，历时整整一年，收看的盛况却始终不衰；这使日本电视界对长篇多本连续剧又产生了新的希望。

《阿信》的播映不仅仅给日本的电视事业，而且给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巨大影响，在全日本掀起了一股空前未有的“阿信热”，以至一九八三年被新闻界称为“阿信年”。“阿信酒”、“阿信脆饼”、“阿信客饭”以及以阿信形象为模型的“阿信偶人”等在日本市场随处可见。旅游社专门组织“阿信故乡游”。阿信的故乡山形县内，竟有人为这位电视剧中的虚构人物立起了一座塑像。日本的相扑力士隆里于十五年前进入相扑界，长期患糖尿病，又多次受伤，但他不屈不挠，终于在八三年得到了日本相扑“横纲”的最高称号，并因此而被誉为相扑界的“阿信”。

《阿信》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为何具有如此风靡全日本的力量；阿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何以能受到人们如此的崇拜呢？

电视剧《阿信》长达三百来集，但它与充斥现在日本电视屏幕中的许多电视剧不同，全剧既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

奇笔，也没有卿卿我我的柔情蜜意；没有紧张激烈的争斗场面，更没有色情肉感的挑逗性镜头。而剧中的主人公阿信则既非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也非艳美无双的绝代佳人。全剧描写的只是一位普通的日本妇女坎坷艰辛的一生经历，出现在屏幕上的主人公阿信的形象或则是穷苦寒酸的黄毛丫头，或则是风尘仆仆的贤妻良母，或则是饱经沧桑的垂暮老妪。那么，这部电视剧以及剧中主人公形象的引人之处又在哪里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剧中的阿信与这个世纪同龄，经历了日本的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这一代老人现在已所存不多，他（她）们这辈子走过的道路在今天的日本也已很少有人提起。电视剧《阿信》的播映使得老一辈者有了一次忆旧怀故的极好机会，在他们，尤其是老一辈妇女眼里，这部电视剧中再现的本世纪上半叶的生活画面是那样真实和亲切；而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较年轻一辈人眼里，这段他们所不曾身受的历史画面又是那样生动和新鲜。这就是这部电视剧使老少几辈人都觉得难得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阿信的形象不仅体现了东方妇女勤劳、诚实、顽强、坚韧的品质和克己的自我牺牲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使观众看到了日本民族在本世纪以来，从贫困走向繁荣的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勤于奋斗，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在投合日本各个阶层所共有的民族心理这一点上，这部电视剧也是成功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整个日本社会企图将这部电视剧当

作治愈当前某些社会弊病的一帖良药，这恰恰也正是《阿信》的作者桥田寿贺子的一个重要创作目的。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今天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已相当丰富，但不少人却随之而产生了精神贫乏的感觉。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尤其使人们担忧，他们自己未曾受过任何艰辛磨炼，也不懂得他们的先辈受过多少苦难，付出过多大的代价。他们一味追求安逸和享乐，并把这视作当然，却又始终难以满足自己的不断膨胀的欲求，于是经常以各种变态的方式进行宣泄，如逃学旷课，对父母和教师施行暴力，破坏校舍和教具，相互寻衅群殴，麻醉于糜烂的性生活等等，造成了青少年犯罪数字剧增，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的局面，甚至有些青年学生毫无理由地集体自杀。在这种情况下，《阿信》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广大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所希图借助的形象教材。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和学生能从阿信身上了解一些人生的艰难，并将青少年时期的阿信作为自己生活中的楷模，也希望那种东方的传统伦理道德与温情情感能得以得到恢复，以此多少冲淡一些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冷酷无情的社会气氛。这也正是作品中的阿信在晚年时感觉到的自己在努力摆脱贫困的一生中渐渐地忽视了让子女继承下来的精神方面的重要财富。

除此以外，这部作品那真切动人的感情，跌宕有致的故事，细腻妥贴的笔触都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它那清新健康的格调更使这些年来看腻了充斥银屏的犯

罪、色情片的观众觉得耳目一新，充满无限的魅力。

作为我们中国的观众或读者，看待这部作品的立脚点自然应与日本观众不尽相同。对于《阿信》的成功之处，我们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这部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本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社会生活的历史画面是基本上真实可信的。从本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日本社会始终处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动乱之中。作品开始便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本世纪初日本农村的地狱图，用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表现了广大佃农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作者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明治政府实行所谓“富国强兵”政策的同时，这就更鲜明地指出了明治维新并未给广大贫苦农民带来任何实益。作品中虽未直接勾勒地主的人物形象，但却通过浩太之口，清楚地指出佃农受苦受难的根源全在于地主阶级的苛酷盘剥；而当时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官府的支持庇护则正是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本世纪前半叶日本社会的一些重大政治斗争，如农村中的减租斗争、日俄战争、“米骚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日本反动政府对国内民主进步力量的残酷镇压等也都在这部作品中有所反映，这不仅为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也为阿信这个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典型环境，使得她的命运和整个阶级、民族和社会的命运有了一定的有机联系。

由于阶级条件的限制，《阿信》的作者在反映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不可能自觉地采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从作者对阿信、俊作、松造、浩太等形象所寄与的同情，则不难看出她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人压迫人，反对贫富悬殊的立场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日本人民的共同愿望。

阿信及其祖母、母亲和作品中的许多女性在旧时代的遭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一般阶级关系，也反映了封建宗法残余对广大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的加倍摧残。她们除了与自己的家庭同受压迫和剥削外，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往往还要受封建族权、夫权以及三从四德等封建伦常的桎梏和重压，用血和泪谱就了一曲曲旧式妇女的哀歌。就连加代这种受过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影响的富家小姐，也没能违背父母之命，并最终成为与自己志趣格格不入的“家业”和丈夫的殉葬品。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作品所颂扬的“阿信精神”呢？我想所谓“阿信精神”大致可归结为勤劳、俭朴、诚实、仁爱、坚强、乐观、进取、忍耐等方面，这与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阶级品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甚至它在某些方面还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封建道德因素在内。但这也不可否认地体现了东方劳动妇女优秀品质的一些重要方面，尤其在那个社会制度下，这种“阿信精神”总的来说还是积极上进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阿信精神”是作者的一种理想，它的许多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难以实

现的，要想用它来治愈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肌体上的痼疾，解决目前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青少年中的道德危机，那也只能是一种善良而难以达到的愿望而已。

阿信毕生孜孜以求摆脱贫困，但又始终未能象前期的浩太那样选择一条为争取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她历经坎坷，惨淡经营，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艰难地爬行，却又始终不忘洁身自好，保持诚实、正直、勤俭、同情、仁爱的美德，这就是作品煞费苦心地为阿信设计的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尽管作者让阿信严格地将奋斗目标限制在摆脱贫困、争取衣足食饱、安居乐业上，并花费了许多笔墨描写了阿信与丈夫、儿女那种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经营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斗争毕竟是软弱乏力的，最后她还是被儿子牵了鼻子走，田仓商店也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拥有十多家超级市场的大企业。作品安排了阿仁的经营路线险遭惨败的结局，这也许是意在为使“阿信精神”不致最后败于不肖子孙的面前而设计的吧。但这只是作者出于善良愿望而安排的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式的一个结局。我们不难看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为的偶然因素归根结蒂是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那严酷无情的竞争法则相抗衡的。作者最后的煞费苦心似乎使阿信的形象保持了完美和统一，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综上所述，《阿信》这部电视剧瑕瑜互见。但在今天日本的影视或文学领域中，象《阿信》这样的作品还是难得

的。这部电视剧不仅在日本备受欢迎，作为首届中日电视艺术交流活动的作品于今年年初在北京上映时也受到与会者的普遍好评。

《阿信》的作者桥田寿贺子是日本著名女剧作家。一九三九年生于东京，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艺术专业，近二十多年来创作了《女子太阁记》、《邻居》、《夫妇》等许多电视剧和广播剧，并曾获一九七八年度日本广播文化奖。

这部电视剧女主人公名字おしん中的“しん”字读作xīn，这个字在日文中与“温故而知新”的“新”字、“真诚”的“真”字、“信念”的“信”字、“辛抱”（即“忍耐”之意）的“辛”字等同音，这也正包含了作者写这部作品的目的以及希望在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的理想品质的种种意义。

本书附有《阿信》电视剧的部分剧照，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演员。例如扮演中青年时期的阿信的田中裕子曾经在电影《火红的第五乐章》中扮演女主人公，这位二十八岁的青年演员获八三年度日本最佳女电影演员奖，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她在电视剧《阿信》中的出色表演大有关系。扮演老年阿信的是六十岁的著名演员乙羽信子，她曾在《阿西们的街》中饰母亲阿春。扮演阿孝师傅的渡边美佐子曾在电视连续剧《血疑》的后半部分饰演幸子的

母亲大岛敏江。扮演川部仙造的长门裕之则是《血疑》中相良教授的扮演者。扮演道子的演员之一浅茅阳子曾在《阿西们的街》中扮演真理子。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年阿信的扮演者小林绫子，这位十一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对她未曾体验过的这个角色所进行的出色表演令千百万观众洒下了辛酸和同情之泪，日本文部大臣濑户山三男专门接见小林绫子并给她以奖励。不应忘记，这个比较雄厚的演出阵容的出色工作，无疑也是这部电视剧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兹 心

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南京



作者的话

年逾五十之后，一照镜子便想起故去的母亲。镜中的我，正是我反抗母亲、并离开她身边上东京时母亲的那张脸，如今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岁，长得也和那时的母亲一模一样，而且也终于理解了母亲那时的痛心。在常常为自己这不肖女而愧悔的同时，一种对母亲的怀念心情也难以言状地越来越强烈，并且总觉得与母亲年龄相似的人对我有一种吸引力。

可是，今天的人们已不能理解我们母辈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方法了。在这“教育妈妈”^①司空见惯的时代，也许已难以想象会有孩子吃不上米饭，想上学却连小学门都不能进，七岁开始就被送去当丫头的现象了。对于那些样样借助电器化，自己得以偷闲，并把这当作“文明”的人们来说，母辈们用柴禾烧饭，全靠一双手来完成一大家子的

① 当代日本的母亲们普遍有一种处处事事包办代替、抹杀孩子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倾向。这样的母亲被称作“教育妈妈”。

洗涮缝补等家务的劳苦，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但今天这优裕的时代，恰恰正是这辈母性所创立起来的。而我们则已是最后一代了解她们的人了。

我常常在想自己是不是能经受住母辈们默默地熬过来的那般艰辛。仅以洗涮这一件事来讲，我就到底也学不象样。母辈的那种坚毅泼辣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内容，所以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终于发现我们现在失去的可贵的东西太多了。我之所以想收集明治时代（1868—1911）出生的人们的手记，就是因为我想了解不光是我的婆母和母亲，还有更多的从明治、大正（1912—1925年）、昭和（1926—）等动荡时代生活过来的人的人生史，并通过他们的生活道路重新正视我们所忽略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正是在日本从明治到昭和这段向现代国家急速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被捐弃了的。我收集的原稿和书信有满满一纸板箱之多，那全都饱含着象我婆母和母亲经受过来的那种艰辛，读之不能不令人泪下。

这个剧中的女主人公阿信就是这辈母性的一个象征。正如“温故而知新”这句话的含义一样，我希望能通过对阿信这位无名女性一生的描写，来探索我们今天生活的目标，这既是我们这些对明治时代出生的母辈们能有所了解的最后一代人的责任，也是给母亲们献上的一曲镇魂歌。

桥田寿贺子

昭和五十八年（1983）六月于热海

少 女 篇

一九八二年初春的一天，志摩半岛A市的田仓家热闹非凡。原来，这是田仓家的当家主田仓仁经营的田仓超级市场的第十七爿店铺开张的大喜日子。田仓仁利用各种手段，总算克服了因地方商会反对而造成的种种阻力，办起了这爿新店。为了图个吉利，也为了抖抖威风，他举行了这个空前规模的开张庆贺会，还请了市长等头面人物前来捧场。

但是，熟悉田仓家的人很快发现：田仓家发展的象征——田仓仁的母亲阿信却不曾在这举家庆贺的场合露面。大家都感到诧异。当被问及此事时，田仓家人含糊其辞地解释说：“老太太身体不大舒服。”

其实，这天早晨，阿信的失踪已经在这家人中间引起过一阵骚动。查了一下她的房间，发现少了一只皮箱和一些衣物——很明显，这是有准备的出走。但是，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老太太为什么要在这开店大吉的日子里独身出走呢？是她和儿媳道子的关系不和睦，还是因为这位现在仍

居田仓超级市场副经理之位的阿信一向对开新店持反对态度呢？大家纷纷臆测，却又莫衷一是。于是有人建议向警察局报案，请求他们协助寻找，但到底还是忌讳把事情张扬出去对田仓家面子不利，于是决定等等再说。

这时，只有阿信的孙子——大学生阿圭从阿信屋里的—尊木偶人猜到了奶奶的去处。他向家里人托辞说出去做短期旅行，便怀着强烈的自信，当天就登上夜车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山形县东部尾花泽市的银山温泉。

阿圭的猜测没有落空。一到温泉地，还没来得及去找宿处，他便认出了站在雪地中感慨系之地眺望周围风景的奶奶。“果真还是在这儿呀！”在惊喜的同时，阿圭又想起了奶奶曾讲给他听的关于那尊木偶人的来历。

阿信童年时，就是在这个银山温泉，她有生来第一次随母亲在旅馆中宿了一夜；而那个木偶人就是妈妈第二天临分手时买给她的。

阿圭走到奶奶阿信跟前说：“奶奶以前说过的吧：‘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是在闭眼之前一定要再去银山温泉一趟。’说这话时，奶奶象是回忆起了最难忘的事情。那表情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阿信告诉阿圭，明天她打算去最上川上游的一个寒村看看。但是，一问旅馆主人，说那里已是废村，大雪封路，连车也开不进去了。

阿圭问奶奶为什么突然又想起要去那儿。阿信似乎难以启齿地回答说：“我好象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对的，